

教育部《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》（2011版）推荐书目



童年

原著 [苏] 高尔基
改编 孙冬强

 江苏人民出版社

教育部《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》（2011版）推荐书目

童年

原著 [苏] 高尔基 改编 孙冬强

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童年 / (苏) 高尔基著 ; 孙冬强改编. -- 南京 :
江苏人民出版社, 2013. 12

ISBN 978-7-214-11870-7

I. ①童… II. ①高… ②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苏
联—缩写 IV. ①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07269 号

书 名 童 年

原 著	[苏]高尔基
改 编	孙冬强
责 任 编 辑	许尔兵
责 任 校 对	张 瑛
封 面 绘 画	马亚晖
插 图 作 者	李 亚
出 版 发 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pph.com http://jspph.taobao.com
经 销	江苏春雨教育集团有限公司
印 刷	肥城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10mm×1000mm 1/16
印 张	15.5
字 数	161 千字
彩 色 插 图	10 幅
版 次	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214-11870-7
定 价	19.80 元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)



目录

第一章	1
第二章	14
第三章	30
第四章	53
第五章	70
第六章	88
第七章	98
第八章	113
第九章	133
第十章	154
第十一章	174
第十二章	193
第十三章	215
阅读自测	231
阅读推介	232



幼小的阿廖沙目睹了父亲的病逝，但他并不懂事，不知道丧父的悲痛。伤心过度的母亲生下了小弟弟，不久也夭折了。这时，姥姥出现了，她带给阿廖沙怎样的印象呢？

第一章



昏暗狭小的房子里，我的父亲被停放在窗户下面的地板上。他摊手摊脚的，穿着一身白衣裳，光着双脚，手指无力地打着弯儿。他原本显得快乐的眼睛紧紧地闭住了，成了两个黑洞；龇着牙，像是在吓唬我。

母亲静静地跪在父亲旁边，用那把我常常用来锯西瓜皮的小梳子，为他梳理着零乱的头发。她腰间扣着红色的围裙，粗里粗气地自言自语着，眼泪不断地从她红肿的眼里涌出。

姥姥紧紧拉着我的手，她也在哭，浑身发抖，弄得我的手也抖起来。

她要把我推到父亲身边去，我不愿意去，我心里害怕！

我从没见过大人们这样子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。

我不明白姥姥反复给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。她说：“快，跟爸爸告别吧，孩子，他还不到年纪，可是他死了，你再也别想见到他了，亲爱的……”

我一向信服姥姥说的任何一句话。尽管她现在穿一身黑衣服，显得脑袋和眼睛都出奇得大，挺奇怪，也挺好玩。

我刚刚得过一场大病，一直是父亲看护着我。可是后来，姥姥

来了，她来照顾我了。

“你是哪儿的呀？”我问。

“尼日尼，坐船来的，不能走，水面上是不能走的，小鬼！”她答。

在水上不能走！坐船！啊，太可笑了，太有意思了！

我家的楼上住着几个大胡子波斯人，地下室住着贩羊皮的卡尔麦克老头儿。沿着楼梯，可以滑下去，要是摔倒了，就会头向下栽下去。这一切我都非常熟悉，可我却从来没听说过从水上来的人。

我问：“我怎么是小鬼呢？”

“因为你多嘴多舌！”她笑嘻嘻地说。

从那一刻起，我就爱上这个和气的老人了，我希望她领着我立刻离开这儿。因为我在这儿实在太难受了。

母亲的哭号吓得我心神不定，她可是从来没有这么软弱过，她一向是严厉的。母亲人高马大，骨头坚硬，手劲儿特别大，她总是打扮得利利索索的。可是如今不行了：衣服歪斜凌乱，乌七八糟的；以前的头发梳得光光的，贴在头上，像个亮亮的大帽子，而现在都散落在赤裸的肩上，她跪在那儿，有些头发都碰到了爸爸的脸。

我在屋子里站了好半天，可她看也不看我一眼，只是一个劲儿地为父亲梳着头，泪水“哗哗”地流着。

门外噼噼喳喳地站着些人，有穿黑衣服的乡下人，也有警察。

“行啦，快点收拾吧！”警察不耐烦地吼叫着。

窗户用黑披肩遮着，来了一阵风，披肩被吹了起来，抖抖有声。这声音让我想起了那次父亲带我去划船的事。我们玩着玩着，突然天上一声雷响，吓得我大叫一声。父亲哈哈地笑起来，用膝盖

夹住我，大声说：“别怕，没事儿！”

想到这儿，我突然看见母亲费力地从地板上站起来，可没站稳，仰面倒了下去，头发散乱在了地板上。她双目紧闭，面孔铁青，也像父亲似的齙着牙，用可怕的声音大声说：“滚出去，阿列克赛！关上门。”

姥姥一下子跑到角落里的一只箱子后面，母亲在地上打着滚儿，痛苦地呻吟着，把牙咬得格格响。

姥姥跟着她在地上爬着，欢喜地说：“噢，圣母保佑！”“以圣父圣子的名义，瓦留莎^①，挺住！”

太可怕了！

她们在父亲的身边滚来爬去，来回碰他，可他一动不动，好像还在笑！

她们在地板上折腾了好半天，母亲有好几次站起来都又倒下了。姥姥则像一个奇怪的黑皮球，跟着母亲滚来滚去。

突然，在黑暗中，我听见一个孩子的哭声！

“噢，感谢我的主，是男孩！”姥姥喊了起来……

后来的事儿我记不清了，也许是我在角落里睡着了。

我记忆中可以接上去的另外的印象，是坟场上荒凉的一角。

下着雨，我站在粘脚的小土丘上，看着他们把父亲的棺材放进墓坑。坑里全是水，还有几只青蛙，有两只已经爬到了黄色的棺材盖上。

站在坟旁边的，有我、姥姥、警察和两个手拿铁锹脸色阴沉的

^① 瓦留莎：瓦尔瓦拉的小名。

乡下人。雨点不停地打在大家的身上。

“埋吧，埋吧！”警察下着命令。

姥姥又哭了起来，用一角头巾捂着脸。

乡下人立刻撅起屁股来，往坑里填土。土打在水里，哗哗直响；那两只青蛙从棺材上跳了下来，往坑壁上爬，可是土块很快就又把它们打了下去。

“走吧，阿列克赛！”姥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。

我挣脱了，我不想走。

“唉，真是的，上帝！”不知她是在埋怨我，还是在埋怨上帝。她默默地站在那儿，坟填平了，她还站在那儿，一动不动。

刮起风来，雨给刮走了。两个乡下人用铁锹平着地，啪叽啪叽地响。

姥姥领着我，走在许多发黑的十字架之间，走向远远的教堂。

“你为什么不哭？应该大哭一场才对！”走出坟场的围墙时，她说。

“我不想哭。”我说，扑到了她的怀里！

“噢，不想哭，那就算了，不哭也好！”

我很少哭，哭也是因为受了气，而不是因为疼什么的。我一哭，父亲就笑话我，而母亲则严厉地斥责我：“不许哭！”

我们坐着一辆小马车，走在肮脏的街道上。街道很宽，两边都是深红色的房子。

“那两只青蛙还能出来吗？”

“可能出不来了，可上帝会保佑它们的，没事儿！”她说。不论是父亲，还是母亲，都没有这么频繁地念叨过上帝。

几天以后，姥姥、母亲和我一起上了一艘轮船。

刚生下来的小弟弟死了，包着白布，外面缠着根红色的带子，静静地躺在一张小桌子上。

我坐在包袱上，从小小的窗户向外望，外面泛着泡沫的浊水向后退着，溅起来的水花不时地打在窗户上。

我本能地跳了起来。

“噢，别怕！”

姥姥用她那双温暖的手把我抱了起来，又把我放到了包袱上。

水面上灰雾茫茫，远方偶尔现出黑色的土地来，马上就又消失在浓雾之中了。

周围所有的东西都在颤抖，只有母亲，双手枕于脑后，靠着船站着，一动不动。她脸色铁青，双目紧闭，一声不响。

她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连衣服都变了，我觉得她越来越陌生。

姥姥常常对她说：“瓦留莎，吃一点东西吧，少吃点儿，好吗？”

母亲好像没听见，依旧一动不动。

姥姥跟我说话总是轻声慢语的，和母亲说话声音就大了点儿，可也很小心，似乎还有点胆怯似的。她像是有点怕母亲，这使我和姥姥更亲近了。

“萨拉多夫，那个水手呢？”母亲突然愤怒地吼道。

什么？萨拉多夫？水手？奇怪。

走进一个白头发的人，他穿着一身蓝衣服，拿着个木匣子。

姥姥接过木匣，把小弟弟的尸体放了进去。她伸直了胳膊托着木匣走向门口，可她太胖了，要侧着身子才能挤过窄窄的舱门。

她有点不知所措。

“看你，妈妈！”母亲叫了一声，夺过棺材，她俩走了。

我还在舱里，打量着那个穿蓝衣服的人。

“啊，小弟弟死了，是吧？”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水手。”

“萨拉多夫呢？”

他不回答我的问题，只是说：“是个城市。你看，窗外就是！”

窗外的雾气中时而露出移动着的黑土地，像是刚从大面包上切下来的圆圆的一块儿。

我又问：“姥姥呢？”

他说：“去埋你的小弟弟去了。”

“埋在地下？”

“不埋在地下埋在哪儿？”

我给他讲了埋葬父亲时埋了两只青蛙。他抱起我来，亲了亲，说：“啊，小朋友，有些事你还不懂！”“用不着去可怜那些青蛙，可怜一下你的妈妈吧，你看她被折磨成了什么样子啊！”

汽笛呜呜地响了。

我知道这是船在叫，所以并不怕。那个水手赶紧放下我，跑了出去，边跑边说：“得快，得快！”我不由自主地也跟着跑了起来。

门外，昏暗的过道里一个人也没有。楼梯上镶的铜片闪着光。往上看，一些人背着包袱，提着提包在走动。他们要下船了，我以为我也该下了。

可当我和大家一起走到甲板旁的踏板前时，有人对我嚷了起

来：“谁的孩子啊，这是？”

“我不知道我是谁的孩子。”我说。

人们摸摸我，拍拍我，弄得我有点不知所措。最后那个白头发的水手跑了过来，把我抱起来说：“噢，他是从舱里跑出来的，从阿斯特拉罕来。”

他把我抱回到舱里，扔在行李上，吓唬着我：“再乱跑我要揍你了！”

我呆坐着。

头顶上的脚步声、人声安静下来，轮船也不噗噗地响了，停止了打战。舱里的窗户外边挡着一堵湿漉漉的墙，舱里黑黑的，行李好像都大了一圈儿，挤得我喘不过气来。

我想，我就这样永远被扔在了船上？

我去开门，开不开，铜门把手根本就扭不动。我抄起装牛奶的瓶子，拼命向门把手砸过去，瓶子碎了，牛奶顺着我的腿流进了靴子里。我非常沮丧，躺在包袱上，悄悄地哭了起来。最后，我噙着泪水睡着了。

我醒来时，轮船又颤动着噗噗地响了。船舱的窗户明晃晃的，像一个小太阳。姥姥坐在我身旁梳头，皱着眉头，老是自言自语地咕哝着。她的头发多得出奇，密密地盖着两肩、胸脯、两膝，一直垂到地上，乌黑乌黑的，泛着蓝光。她用一只手从地上把头发兜起来提着，挺费劲地把稀疏的木梳齿儿梳进厚厚的发绺里；她的嘴唇歪扭着，黑眼珠儿闪耀着气愤的光芒，她的脸在大堆的头发里变得又小又可笑。

她今天的样子很凶，但当我问起她的头发为什么这样长的时

候,她还是用昨天那样温暖而柔和的腔调说:

“看来这是上帝给我的惩罚,上帝说:给你梳这些该死的头发去吧!年轻的时候,我夸耀过这一把马鬃,到老来我可诅咒它了。你睡吧!还早着呢,——太阳睡了一夜刚起来……”

我说:“我不想睡!”

“好,不睡就不睡了。”她立刻就同意了,一面编着辫子,一面看了看在沙发上躺着的母亲。母亲躺在那儿,一动不动,像根木头。姥姥接着说:“好了,你说说,昨天你怎么把牛奶瓶给打碎了?小点声告诉我!”

姥姥说话好似在用心唱歌,字字句句都像鲜花那样温柔、鲜艳和丰润,一下子就牢牢地打进我的记忆里。她微笑的时候,那双迷人的像黑樱桃似的眼珠儿睁得圆圆的,闪出一种难以形容的愉快光芒,在笑容里,快活地露出坚固的雪白的牙齿,虽然黑黑的,两颊有许多皱纹,但整个面孔仍然显得年轻、明朗。但这面孔却被松软的鼻子、张大了的鼻孔和红鼻尖儿给弄坏了。她从一个镶银的黑色鼻烟壶里嗅烟草。她的衣服全是黑的,但通过她的眼睛,从她内心却射出一种永不熄灭的、快乐的、温暖的光芒。她腰弯得几乎成为驼子,但行动却敏捷得像一只大猫。

在她没来以前,我仿佛是躲在黑暗中睡觉,但她一出现,就把我叫醒了,把我领到光明的地方,用一根不断的线把我周围的一切联结起来,织成五光十色的花边,她很快成了我终身的朋友,成为最知心的人,成为我最了解、最珍贵的人——是她那对世界的无私丰富了我,使我充满了坚强的力量以应对困苦的生活。

四十年前的那些日子，轮船缓缓地走着，我们坐了好几天才到尼日尼，我还能清晰地回忆最初那美好的几天。

天气转晴，我和姥姥整天都在甲板上呆着。

伏尔加河静静地流淌，秋高气爽，天空澄澈，两岸的秋色很浓，一片收获前的景象。橘红色的轮船逆流而上，轮桨缓缓地拍打着蓝色的水面，隆隆作响。轮船后面拖着一只驳船。驳船是灰色的，像只土鳖。景走船移，两岸的景致每时每刻都发生着变化，城市、乡村、山川、大地，还有水面上漂着的那些金色的树叶。

“啊，多美啊！”姥姥容光焕发，在甲板上走来走去，兴奋地瞪大了眼睛。

她偶尔站住，立在那儿，看着河岸发呆，她两手交叉放在胸前，面带微笑，眼含泪水。

我扯了扯她的黑裙子。

她一震，说：“噢，我好像睡着了！”

我问：“你为什么哭啊？”

她说：“亲爱的宝贝，我哭是因为我太快乐了！”“我老了，你知道，我已经活了 60 年了！”

她闻了闻鼻烟，开始给我讲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，有善良的强盗，有妖魔鬼怪，也有圣人贤士。她的声音很低，脸紧紧挨着我的脸，神秘地盯着我的眼睛，似乎从那里往我的眼睛里灌进了令人兴奋的力量。

她讲得流畅自然，非常好听，每次她讲完了，我总会说：“再讲一个！”

她说：“好，好，再讲一个！”

“有一个灶神爷，坐在炉灶里，面条儿扎进了他的脚心，他哎哟哎哟地直叫：‘哎哟，疼啊，我受不了了，小老鼠！’”

姥姥一边讲着，一边抬起一只脚，晃来晃去，假装非常痛苦，好像她就是那个面条儿扎进了脚心的灶神。

和我一起听故事的还有船上的水手们，都是些留着胡子的高大的男人。他们夸赞姥姥讲得好，说：“再讲一个，老太太！”

听到后来，他们说：“走，跟我们一起去吃晚饭吧！”

餐桌上，他们请姥姥喝伏特加，让我吃西瓜，还有香瓜。

不过，这一切都是偷偷进行的，因为船上有一人，禁止所有的人吃水果，他看见了会毫不犹豫地夺过水果扔到河里去的。这个人穿的衣服有点像警察的制服，上面钉着铜扣子，整天喝得醉醺醺的，人们都躲着他。

母亲极少上甲板上来，她躲着我们。母亲身材高大而且挺拔，面孔铁青，辫子粗大，盘在头顶上，像王冠似的。她永远沉默着，好像有一层看不透的雾笼罩着她，她那一双和姥姥一样的灰色的大眼睛，好像永远在从遥远的地方冷漠地观察着人世。

她曾经严厉地说：“妈妈，人家可都在笑话你呢！”

姥姥说：“我不在乎，尽管去笑话吧，让他们笑个痛快！”

我的头脑中还清晰地记得，姥姥一看见尼日尼，就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。

她兴奋地拉着我走到船舷旁边，大声地说：“你看看，啊，太美了！”“那就是尼日尼，天啊，多像神仙住的地方！”“你看，那是教堂，好像是在空中飞翔！”

她兴奋得几乎流出泪来，央求着我母亲：“瓦留莎，你快看看

啊？”“你可能把这地方都忘了吧，快看看呀，你会高兴的！”

母亲非常勉强地笑了一下。

轮船泊在了河当中。河上挤满了船只，成百根桅杆耸向天空。一只装满了人的船靠上了轮船，人们从船上搭好梯子，爬到了轮船的甲板上。

有一个干瘦干瘦的老头儿走在最前面，他穿着一身黑，胡子是金黄色的，鼻子是弯的，眼睛小而绿。

“爸爸！”母亲深沉而响亮地大喊一声，扑到了他的怀里。

他抱住母亲，抚摸着她的脸，声音很尖地喊着：“噢，傻孩子，怎么啦？唉，你们这些人啊！”

在这同时，姥姥则像个转起来的陀螺，一眨眼就和所有的人拥抱、亲吻过了。

她把我推到大家面前，说：“噢，快快，这是米哈伊尔舅舅，这是雅科夫舅舅，这是娜塔莉娅舅妈，这两个表哥都叫萨沙，表姐叫卡杰琳娜！”“咱们都是一家人，怎么样，多不多？”

姥爷问姥姥：“身体怎么样，老太婆？”

他们吻了三下。

姥爷把我从人堆中拽了出来，说：“你是谁啊？”

我说：“我从阿斯特拉罕上来，从船舱里跑出来的……”

“噢，天啊，他说的什么呀！”姥爷问我母亲，没等我回答，就一把推开了我，“啊，看看，颧骨跟他爹一模一样……好了，下船吧！”

下了船，沿着斜坡往上走，斜坡上铺着大个儿的鹅卵石，路的两侧长满了枯黄的野草。

姥爷和我母亲走在队伍的最前面。他的个儿头很小，刚到母

亲的肩膀，他走路走得很快，而母亲则像在空中飘浮着似的，俯视着她的父亲。

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两个舅舅：米哈伊尔舅舅的黑头发梳理得非常整齐，他像姥爷一样干瘦干瘦的；雅科夫舅舅的头发是浅色的，打着卷儿。

还有几个胖胖的女人，穿得很鲜艳；六个孩子在最后面，都默不作声。

和我走在一起的是姥姥和小个子舅妈娜塔莉娅。这位舅妈脸色苍白，蓝眼睛，大肚子，走起路来很吃力，常常停下来，喘着气：“哎哟，我可走不动了！”

“唉，他们干什么让你也来啊？真蠢！”姥姥骂道。

走在这群人中间，我感到很孤独，我觉得自己是个陌生人，连姥姥好像也变了，跟我疏远了似的。

我最不喜欢姥爷，我闻到了他身上的敌意。我有点怕他，还有点好奇。

上了坡，便有了大街。一座低低的平房大院矗立在前面。粉红色的油漆已经非常肮脏了，房檐很低，窗户是凸出来的。单看外观，你会觉得里面地方很大，可里面分成了许多间小房间，非常拥挤。

到处都是人，大家好像都在发脾气，怒气冲冲地走来走去，孩子们则像一群偷吃的麻雀，窜来跳去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特别难闻的味儿。

院子里挂满了湿漉漉的布，地上到处都放着水桶，里面的水五颜六色，也泡着布。墙角的一个矮得贴了地的房子里，炉火烧得正

旺,什么东西煮开了锅,咕嘟咕嘟地响。这时,我听到有人嘴里喊着些奇怪的词儿:

“紫檀——洋红——硫酸盐……”

品读与赏析

本章中心人物是姥姥。作者善于运用新颖独特的比喻来描写姥姥,产生了极大的美感。如他把姥姥说话的声音比作温柔、鲜艳、丰润的鲜花,这比喻又美妙又独特,一下子使得姥姥的形象变得格外美丽,而且是一种超越容颜的不朽的美。他把姥姥的眼珠比作黑樱桃,红艳艳的樱桃闪烁着水晶般的光泽,特别诱人。黑的,可以想象它的光彩与剔透。他用五光十色的花边来比喻姥姥出现后“我”的光彩夺目的生活,突出地表现了姥姥对于“我”的重要与无可替代。这些生动的语言把这位可敬的姥姥描写得光彩照人,摘出来就是一篇优美的散文。其实,《童年》的每一章都是由许多篇优美的散文组成的,只要你用心品读,就会感受到。



1. 阿廖沙为什么被送到姥爷家,并与舅舅们生活在一起?
2. 细读文中对姥姥的描写和议论的句子,体会其中比喻句的妙处。